

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研究

——基于武陵山片区 Z 村的实地调查

林 寒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武陵山片区 Z 村的实地调研表明,在未知期限的中国城镇化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的“流动”与“留守”将持续非良性地代际循环:青壮年农民在城与乡之间流动,老人和孩子“留守”农村;孩子长大后继续外出打工,而曾经的青壮年则变成老人回到农村;“留守—流动—留守”是每个农民的生命轨迹,且一代代农民重复着相同的生命轨迹。在推力与拉力的作用下青壮年农民“必须”外出打工、农民工“无法”留在城市、老人和孩子“不得不”留守农村,而世代的“必须”“无法”“不得不”直接决定了农民“流动”与“留守”的代际循环。这种代际循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只有统筹城乡发展、健全社会保障政策、完善社会流动机制,才能使农民摆脱非良性代际循环、安居乐业、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关键词 农民;流动;留守;代际循环;城镇化与社会转型;外出打工

中图分类号:C 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6)03-0082-08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6.03.012

农民大量外出打工是中国城镇化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特有现象。农民进城打工,他们是融入城市、留在城市,还是回乡创业,抑或是老来还乡留守? 他们的子女是不是和他们一样,青壮年时期进城打工,老来则还乡留守? 农民的“流动”与“留守”是否存在持续非良性的代际循环的问题? 这种代际循环对个体和社会有何影响,如何打破?

关于农民“流动”的问题。“流动”指农民外出打工,在城与乡之间流动。外出打工对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生活方式、人口结构、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些影响是有利的,有些影响是有害的^[1]。有的学者认为一个地方越穷,流出去的农民工越多,而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缺失,这加剧了地区间的收入及分配不公^[2];有的学者则认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在城里获得了在农村无法获得的高收入,这缩小了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贫富差距^[1]。研究农民“流动”的成果很多,早期文献对于农民外出打工多有褒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工进城打工引发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近期鼓励农民通过多元化的方式(外出打工不是唯一途径)获得收入的文献越来越多。

关于农民“留守”的问题。农民“留守”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青壮年外出打工后,老弱病残被动地留守农村生存发展,二是少数农民工返乡(或从未外出打工)主动地留在农村,在农村通过创业和经营实现发家致富奔小康。一直以来,学者都偏向于研究农村弱势留守者的问题,如留守儿童问题^[3],留守老人问题^[4],留守妇女问题^[5]。近期关于创造条件、使农民主动留在农村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如贺雪峰认为绝大部分农民在城里没有发展前途,应该加强乡村治理,使农民能够在农村生存和发展^[6-7]。

将农民“流动”与“留守”放在一起研究的成果不多,且主要是将“流动”与“留守”进行比较研究^[8-9]。代际循环视角下农民“流动”与“留守”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是一片空白。但在城镇化与社会转

收稿日期:2015-11-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建设微观机制的社会学实证研究”(11BSH041)。

作者简介:林寒(1985-),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发展、社会政策。

型过程中,除了少数农民进城买房实现“离土离乡”,绝大多数农民工既不会融入城市变成城市居民而留在城市,也不会回到农村,在农村生存发展,青壮年的他们会过着“农村—城市”的“两栖”流动生活,即“离土不离乡”,他们会寄钱回乡给留守者,他们老了便会回乡成为留守者,他们的子女会接着出去打工,成为流动者,如此,“流动”与“留守”周而复始地代际循环,内卷化效应使得农民无力摆脱这种循环。只有对农民“流动”和“留守”的代际循环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政府才有可能制定出有效的促进农民安居乐业的政策,使得农民能够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视角描述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的现状和问题,进而分析代际循环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摆脱非良性代际循环的对策。

一、调研村的基本情况与调查方法

本文中的案例均来自湖南省HT县的Z村,Z村位于武陵山片区,之所以选择Z村,是因为它是典型的经济欠发达山区的村庄。该村距离县城16.5公里,距离集镇和209国道4公里。Z村的经济来源主要有农业、林业和外出打工的收入,但Z村的经济支柱是外出打工的收入,Z村的总体经济状况在该镇属于中等偏上。Z村村民主要是汉族、侗族、苗族,村里共有12个村民小组,2628人,青壮年基本都外出打工。本文中的Z村农民指有地、现在的户口居住地仍是Z村的,包括长期居住在Z村的农民和长期不居住在Z村只有过年及农忙时才回Z村且年纪大了必须回Z村的农民工。

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参与式观察、个案深度访谈等方式收集资料,个案访谈的抽样方法主要是滚雪球法。具体做法是先到村干部那里了解Z村村民的大体情况和他们熟悉的典型村民的情况,同时通过一些能够接触到的村民介绍自己的情况和他们所熟知的其他典型村民的情况(通过村民找村民)。然后根据研究需要选择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内容包括:家人外出打工与回乡的情况,家里老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家里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等。除了了解Z村村民的总体情况外,笔者共记录了37位典型个案的详细资料。调研过程中笔者还观察村里不同村民的行为和态度,最后得到了本文所需的一手材料。

二、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的现状

1. 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的生活情景

(1)农民工收获的喜悦。农民工的收获包括4个方面。一是在城里打工获得了难得的工作机会和较好的工资收入。Z村的农民都说,“这年头,有手有脚,只要肯干活,进城就不会被饿死”。如今,Z村的房子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外出打工赚钱而修建好的,Z村过年停着的小汽车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在外打工赚钱买的。二是除了打工赚钱外,他们见识了繁华的大都市,尝试了城市生活方式,学会了时尚的穿衣打扮(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三是少数农民在外出打工期间学到了手艺。如XZ在上海的蛋糕店打工多年,学会了做蛋糕的手艺,现她在市里开了一家小蛋糕店。四是外出打工提高了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CM一直在外打工,而丈夫留守农村,在小孩长大外出打工前,她在家的地位最高,最有话语权。

(2)农民工外漂的伤痛。一是农民工很难融入且留在城市。农民工自身的能力和素质普遍不高、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跟不上、维权诉求机制缺失、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难、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城里人不接纳甚至歧视农民工等原因导致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在城市安家落户。二是小厂的工资低、拖欠工资、社保福利跟不上。CM因为年龄、学历等原因,一直都在小厂打工,小厂一般没有社保福利、工资不高且容易拖欠工资,她曾经为讨薪而到当地劳动局静坐。三是老年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已进入“延迟退休”状态。56岁高龄的YLM还跟着同村的一群年轻人到沿海的工地上打拼,可年底却没拿到工资,只拿到了回家过年的路费,真是雪上加霜。四是新生代农民工顶着“娶妻难”等压力在外打工。Z村有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SJP外出打工时精神出现问题。家人带他去了市里的精神病医院就诊,过了一段时间后家人把他带回家,说他已经完全好了。SJP父

亲早逝,母亲改嫁,家里没有积蓄,没有像样的房子,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没钱娶媳妇,更别提 SJP 娶媳妇了,他只好又出去打工了,听说他没有再回过 Z 村,但一直寄钱回来,家里建新房时他出了一半的钱。

(3)农民工过年的情景。一是农民工过年时衣锦还乡。开车回乡的越来越多,过年期间的农村停了许多小车。贵的几十万,便宜的几万块钱,其中不乏奥迪之类的豪车,Z 村 YSJ 以前在工厂打工,后来在深圳开赌场,他的车就是 100 多万的奥迪。回乡后,他们吃好、喝好、玩好,有人在牌桌上豪赌,一年的收入几天就输掉。二是农民工过年后劳燕分飞。相聚是短暂的,分开是必然的,纵然有太多的不舍,但为了养家糊口他们还得离开父母和孩子。Z 村的农民工离乡时,有的会给老人和孩子交代这一年的重要事情;有的会跟孩子和老人说,有事就打电话;有的会用手机拍下孩子的照片带出去,想念时便看看。离开时可谓依依惜别、难舍难分。三是少数农民工过年不回乡。Z 村有一些 80 后、90 后会以自己在外面打工没有存钱为由而过年不回家,其实是外面的诱惑太多,为了自己的逍遥而不顾父母或孩子在家乡望穿秋水。另外,因在外面打工而离婚的人越来越多,且在过年时也不会回村。

2. 孩子和老人留守农村的生活情景

(1)留守儿童失去的太多。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较其他孩子独立,这是留守儿童的收获,但其失去的远远比得到的多。一是孩子的身心健康不如人意。父母出去打工了,留守的孩子主要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有的老人对孩子过分溺爱,如 8 岁的小男孩 CXY 被爷爷奶奶宠坏了,不吃饭只吃零食,致使他的身高比同龄的男孩矮很多。有的老人因家教观念淡薄、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忙于农业生产补贴家用等而忽视孩子,使留守儿童普遍缺爱、孤独,有的价值观出现问题、不服管教,有的甚至违法犯罪。二是孩子缺乏父爱母爱。留守儿童一般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从小带大,他们很少见到自己的父母,有的孩子甚至连父母的长相样子都记不起来,“父母”对于他们只是个模糊的概念。三是孩子的教育状况令人担忧。一些父母外出打工时会跟自己的孩子说,“你们要好好读书,你们成绩好了,我们做父母的在外面打工再苦再累都值得了”。但是没有父母照顾的孩子们有几个能够安心、幸福地学习呢?加上现在农村流行的读书无用论,现实的读书成本高、见效慢、收益微、收益不明确等原因导致孩子们不想上学,家长不支持孩子上学,寒门难出学子。四是孩子渴望逃离农村。农村生活不如意,留守儿童认为离开农村出去打工是逃避不堪的现实、摆脱大人的约束或摆脱学习的压力的最好途径,他们向往父母在外打工赚钱的生活,村里流行的“杀广”成了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笔者访谈发现村里的大多数孩子想出去打工,“我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就自由了,可以像爸爸妈妈一样外出打工挣钱了”,Z 村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的占 80%,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的也不少,甚至有的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

(2)留守老人承受的太多。留守老人没法安享晚年,子女不在身边的他们承受了太多。一是留守老人被迫“延迟退休”。近 60 岁的 YZY 从沿海回到老家,他是水电工,老家有活干时,他成天骑摩托车出去干活赚钱,YZY 说:“儿子们都在外面上班,现在都还没有娶媳妇生孩子,家里日常开支也需要钱,不得不出去做事啊。”像 YZY 这样赡养老人、抚养孩子,孩子大了还得帮扶孩子的农民还不少。50 多岁甚至 60 多岁的他们在老家必须继续干活(打短工)。他们开展了弹性式的工作、延长了工作年限^[10]。二是留守老人的身体健康和情感问题被忽视。青壮年外出后,最不放心的就是留守儿童,其次才是留守老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青壮年会带走孩子,留下老人。WB 和媳妇都在深圳打工,他们的女儿在老家,父母帮忙带着。2015 年上半年,他的父亲被查出得了鼻癌。他和妻子回了一趟老家,把女儿和母亲都带去了深圳,留下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老家治病。他的解释是这样的:自己和老婆必须在外打工赚钱养家,没法回村照顾父亲。父亲生病后,小孩不能由父亲带了,若我母亲留在村里只带我女儿而不去医院照顾我父亲也说不过去,不如把孩子带在身边,在城里上学还能有个好的教育,把母亲接到深圳主要是看孩子,但要把父亲带过去看病我则没那个能力,父亲生活能够自理,且在老家看病能报销一定比率的医药费。一对老伴儿就这样被人为分开,这对其身心健康和夫妻感情显然不利。三是角色冲突与角色失败。留守老人既扮演着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角色,又扮演留守儿童父亲母亲的角色,他们本该享受天伦之乐、受子女的照顾,但是他们从子女手中接

过了照顾孙子辈的任务。很多老人还得尽力开展农业生产,如 QY 忙于农活的同时还得带孙子,她说,“管他不被饿着,不被冻着就行了,没有精力管他玩什么,学什么了”。留守老人的多重角色导致角色冲突,既没有享受到天伦之乐,也没能教育好孙儿辈,最后角色失败,落得身心疲惫。

3. 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

(1)“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宿命。Z 村农民普遍认为,供孩子初中毕业,学历上已经可以了,现在绝大部分工厂招工的学历要求也就是初中毕业,这个学历够他们立业了;现在成家不容易,帮助孩子成了家,父母应尽的义务也就完成了,以后得靠孩子自己努力了,即使孩子以后混得差也不能怪自己的父母;农村孩子读书不行就应该出去打工,一般家庭不会让孩子升学而复读一届又一届,一般孩子也不愿意为了升学而复读一届又一届;父母养育了子女,子女在父母年老后也必须赡养自己的父母,否则会有“报应”,而且“报应”会代代相传。基于这样的认识,故 Z 村人的人生目标是:孩子身体健康,孝顺、听父母的话,不违法乱纪,初中毕业后像父母一样出去打工,结婚生子,便是成家立业、人生圆满了。为此,“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便成为 Z 村绝大多数农民的宿命。

(2)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成为一种周而复始的模式。如图 1 所示,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孩子和老人留守农村,第一代农民工寄钱回来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第一代农民工 40 岁左右时,他们的孩子也进城打工了,称为第二代农民工,剩下老人留守农村。第一代农民工是干体力活的,其赚钱的能力是向上的抛物线,年龄接近 45 岁时,赚钱的能力逐渐下降,上了 50 岁后他们准备回村了,这时候孩子们也到了成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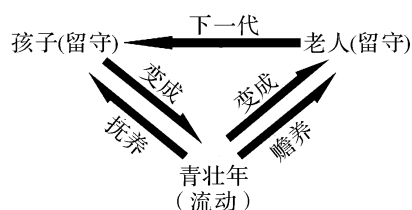


图 1 农民工代际循环模式

孩子的阶段。第一代农民工回乡留守,慢慢衰老,他们无法养活自己,需要第二代农民工打工寄钱回家赡养。第二代农民工的孩子们留守农村老家,等着父母寄钱回家。之后第二代农民工的孩子也长大,出去打工(第三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回村留守,第三代农民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心骨。如此代际循环,周而复始。如 Z 村 QWY 和媳妇外出打工寄钱回家养老小,他们是第一代农民工。孩子留在老家读书,祖孙两代住在一起,他们是第一代留守儿童、第一代留守老人。孩子初中毕业后也出去打工了,成为第二代农民工,老父亲和老母亲留守农村,成为空巢老人。QWY 和媳妇年老返乡后便和父母一起住,QWY 和媳妇一直催外地的孩子结婚、生孩子,QWY 和媳妇是第二代留守老人。QWY 和媳妇经历了“留守—流动—留守”,他们的孩子已经经历了“留守—流动”,将来则是“留守”,他们的孙子辈、曾孙辈、玄孙辈都可能经历“留守—流动—留守”。

从全国情况看,1980—1999 年是第一代农民工的黄金时期,一般来说,60 年代出生的农民是第一代农民工的主力。2000—2020 年属于第二代农民工的黄金时期,一般来说,80 年代出生的农民是第二代农民工的主力。50 后、60 后是第一代农民工;有些 70 后属于第一代农民工,有些 70 后属于第二代农民工;80 后、90 后农民工的父母一般都是第一代农民工或者第二代农民工,所以 80 后、90 后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或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代际循环,周而复始。

三、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的原因及特性

1. 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的原因

农民“流动”与“留守”的原因可以用推拉理论解释。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使得青壮年农民大量外出。而农民年纪大了则无法在城里找到工作,他们不再被城市需要,他们无法继续留在城市,城市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排斥力,这时候他们又回到了农村,和孙辈一起留守。推拉力是通过农民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而起作用的,农民自身因素包括农民的先天资本和后天努力的自致资本;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指城镇化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包括社会、经济、政策等农民无法改变的大环境。在推力与拉力的作用下青壮年农民“必须”外出打工、农民工“无法”留在城市、老人和孩子“不得不”留守农村,而世世代代的“必须”“无法”“不得不”则直接决定了农民“流动”与“留守”的代际循环。

(1)青壮年农民“必须”外出打工。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一是农村的挣钱渠道不多,且挣钱的数量比不上城市。农民种地、养家禽的收入比不上城里打工的收入。有些熟练的农民工在外面打工加点班一个月可以拿到 10 000 多块钱,如 WB 在富士康有 10 年的工龄,经常可以拿到这么多钱;在同一个厂的 LNS 工龄短,拿不到这么多,但是加班后平均一个月也能拿到 5 000 块钱。一头 100 公斤的猪需要半年时间养大,期间要打猪草、煮猪食、喂猪食,卖给猪贩子 16 元 1 公斤,一头猪值 1 600 元,也就是说卖一头猪的收入远比不上外面打工一个月的收入。Z 村的村民都说,“出去打工随便做点什么都比留在村里种地强”。二是城里有很好的生活环境,农村里没有,而新生代农民工习惯了城里的生活,即使在城里不挣钱也不想回农村。三是农民从小被父母带在城里,或者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了,他们适应了城里的生产方式,他们回村了也不会种地。四是农民回村没有太多的出路,因为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有能力回家创业,且相对于外面拿较稳定的工资而言,农民创业的风险太大、成本太高。创业是基于一定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技术支持的前提下进行的,与城市创业者相比,农民创业缺乏金融资本^[11]、社会资本和技术支持。

外出打工是绝大多数农民生存与发展的唯一出路。Z 村读大学的孩子不多,且大多数孩子大学毕业后和初中毕业的孩子一样在深圳、广州打工。Z 村端铁饭碗的大学生非常少,如 LZC 大专毕业,在市里的区政府上班,村里人都知道,虽然他们端着铁饭碗,但他们的收入并没有那些外出务工者的收入多。如 YZY 有两个儿子,小儿子 16 岁初中毕业后便在一家模具厂打工,两班倒,工作虽非常辛苦,但收入较高。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一个普通国企当技术员,按部就班,工作虽不太辛苦,但工资不高,30 岁了还没娶上媳妇。YZY 说:“大儿子花钱读了书,小儿子没读书,读书与不读书的区别是,大儿子有闲工夫打麻将,小儿子成天干活累死累活。”Z 村的村民不羡慕谁家出了大学生,而是羡慕谁家赚了钱。

(2)农民工“无法”留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辈都难留在城市。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是干体力活,很难留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相比,虽然有技术、有文化,但想留在城市也不是那么容易。城市有赚钱的机会,但生活成本太高。一项国家社科院的调查显示,90 后大学生已经放弃了在城市买房的梦想^[12],而一个普通的 80 后、90 后农民工就更没有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在城市买房、融入城市且留在城市,但眼下他们又不想回农村,只能成为奔波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两栖人,当他们老了无法在城里找到工作时,就不得不回农村。

农民无法留在大城市,也不能留在中小城市。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多,工资待遇不错,但是大城市的房价太高,农民工只能“乐业”无法“安居”;中小城市的房价较大城市低,但是中小城市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和较好的工资待遇,农民能“安居”但无法“乐业”。农民绝大部分时间在大城市打工,他们在中小城市购房的必要性不大,即使在中小城市已经购房,青壮年农民得继续去大城市打工,老人和孩子住在中小城市的房子里,而中小城市的生存成本比农村高很多,最后老人和孩子还是回到了农村,中小城市的商品房被闲置。

(3)老人和孩子“不得不”留守农村。进不了城的农民一般是老人和孩子。老人和孩子无法在城里找工作而获得养活自己的收入。青壮年可以把自己的青春和劳动力奉献给城市建设,但他们老了找不到工作时也不得不回乡。农民工的工资在涨,但是通货膨胀也在加速,存钱的速度永远也比不过通货膨胀的速度,何况农民外出打工时,为了抚养孩子、赡养老人,他们的储蓄所剩无几,农民工在城里打工一辈子也凑不起老后留在城市的资本,他们只能回到农村。YZY 一直在沿海工地上打工,后来因年老、身体不好而不得不放弃沿海的高强度工作,回乡后他继续在老家打短工,但农村吃住条件好、生存成本低,而且能赚钱、能休息。

农村的生存成本较城市低,在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弱势群体只能选择低生活成本的农村。WB 的父亲被留在老家治病就是这个原因:深圳的生活开销比农村高很多,多一个人进城就多一份开销;父亲需要治病,老家的医院可以报销医药费(农村医疗保险),深圳的医院不能给父亲报销医药费。农村的生活成本虽然低,但年幼的孩子和年老的父母需要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寄钱回来养家糊口。

2.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的特性

(1)普遍性。社会转型与城镇化的背景下,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无力摆脱“流动”与“留守”的代际循环。而绝大多数农民陷入“流动”与“留守”的代际循环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新农村建设、社会转型与城镇化进程。

(2)循环性。循环没有进步,只有重复。从个体的层面讲,从孤独、缺爱的儿童“留守”期到伤痛与收获并存的青壮年“流动”期,再到被忽视、孤独的老年“留守”期,个人很难摆脱这样的周期。从农民群体的层面讲,第一代农民工的生命轨迹就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农民工的生命轨迹。

(3)破坏性。QWY和媳妇都出生于60年代。他30岁前,Z村里的农民还不流行外出打工,QWY在老家娶媳妇、生孩子,三代同堂住在一起,但农村里这种完整的三代同堂自农民能够外出打工后便不再存在了,现在农村只有隔代同堂与骨肉分离,人类亲情的生态平衡被破坏了。青壮年被迫漂泊在外,绝大多数年幼的孩子必须和父母分离,农村的留守老人承担着多样的角色和额外的任务,孩子、老人、青壮年都有痛。

(4)落后性。落后性主要表现为纵向的子承父业和横向的门当户对。XW两口子初中毕业就出去常年在外出打工(干体力活,第一代农民工),孩子留在农村老家让其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初中毕业后也都出去打工了(干体力活,第二代农民工),现在XW两口子年纪大了,留守农村带孙子。XW的哥哥因为读书而进了国家政府机关,其孩子也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现在有很好的工作。像XW这样的家庭在Z村非常普遍,但是XW经常后悔地说,自己以前外出打工没有好好教育和培养孩子,现在自己的孩子只能没出息地子承父业外出打工干体力活(跟哥哥的小孩相比)。CM是第一代农民工,两个女儿找的对象是农民工,儿子娶的媳妇也是农民工,现在她的儿子、女儿、女婿共6人都在沿海打工(第二代农民工)。Z村农民工的子女,其婚嫁对象基本都是门当户对的农民工,代际循环的落后性限制了他们的阶层流动。

四、摆脱“流动”与“留守”非良性代际循环的建议

中国的社会转型到底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定型?也许很快就可以定型,也许还要很久才能定型,也许在不该定型时已经定型。现在每天都有“少数”农民因为征地而变成市民,“个别”农民在农村创业成功,“个别”农民工留在城市变成市民,但是要多少个“个别”和“少数”才能汇聚成“大众”?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问题不是简单的农民能不能留在城市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农民回不回得去农村的问题,而是他们可以在哪里生存、发展的问题。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的最终结局是未知的,但是最好的结局是:让一部分农民留在城市,变成城市居民;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建设新农村(不是现在的老人、孩子留守农村建设新农村);城市和农村的发展程度相差不大,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一样富有和幸福。最好的结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没有人能给我们一个期限,而在这期间农民将持续“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我们不能马上斩断循环,但需统筹城乡发展、健全社会保障政策、完善社会流动机制,逐步将越来越多的农民拉出非良性的代际循环。

1.支持农村发展

农村发展了,农民不用背井离乡打工;农村没有发展,农民回去也没有意义。农村的发展需要政策、财力、人力和物力。第一,政府加快出台促进农村发展的政策,提供扶持农村发展的资金,加大监管力度,保证资金和政策落到实处。比如,政府在鼓励和引导农民回乡创业的同时,还需给农民提供创业的资金补贴和优惠政策。第二,从外部引进人才的同时还得留住农村的本土精英。坚持和完善大学生村官政策、农村特岗教师政策,大学生到了农村后需要有施展才华的空间,有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待遇,这样大学生才能在农村找到归属感,主动留下。建设农村社会工作队伍,农村社会工作者当充当支持者、教育者、指导者、治疗者、沟通者、管理者、协调者、行政者、研究者、咨询者、政策影响者的角色,直接为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及农村的发展服务。青壮年不能全部都外出打工,他们应当成为农村建设的主力。总之,发展农村不仅需要优秀的管理者,还需要普通的劳动者。第三,监督指导农村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土地是农村发展的根本,当前的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相对于土地抛

荒是一种进步,但其实质是商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真正得到实惠的是少数商人,这对农民和新农村建设益处不大。农业商人在农村开展机械化的耕作,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绝大多数农民不可能成为在家门口打工的农业工人。征地补偿虽是农民快速市民化的资本,但“征地”对包括 Z 村在内的很多普通农村的农民来说不现实。

2.降低城市门槛

户籍制度改革,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都统一为居民户口,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这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农民不仅要进得了城,还要能够留在城里。一是支持中小城市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农民在中小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拿到能够养家糊口的工资,这是农民留在城里的经济基础。一些中小城市的商品房积压、滞销,而农民群体是最有潜力的购房群体,除了出台购房优惠政策、降低房价外,发展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创造就业岗位才是关键之举。二是调控大城市的房价,制定利于农民工的住房政策,让农民能住得起房。政府一直在调控房价,但一线城市的房价一直在涨,大城市的房价令普通劳动者望而却步,农民工群体根本没有能力在打工的大城市购买商品房,农民工需要保障性住房。三是调整城市入学政策。取消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额外要求和费用,让农民的小孩在城里上得起学,优秀的农民子弟进得了大城市名校。打破升学的地域限制,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能够在父母打工的城市考试、升学。四是做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工作。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学习城市的时尚和先进的生活方式外,还要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这是他们留在城市的资本。城里人应该接纳和包容农民工,给农民工提供机会,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加大力度支持城市社会工作队伍的建设,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自助”的服务活动,对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重要的作用。

3.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的生老病死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彻底改变“农村家庭的青壮年不外出打工,孩子就没钱上学,老人就没钱看病”的状况。首先,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和完善农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制度,提高保险待遇、简化保险程序、打破地域限制,使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使农民在外出打工、种地受伤时都有保障,使农村妇女不用担心生育期间的生活和工作问题,使农民工在失业期间、农民失地后、农民流转土地后的生存和发展都有保障。建立和完善农民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制度,使绝大多数农民在需要帮助时及时得到帮助。其次,确保农民参与社会保险。农民外出打工时因为工厂老板的原因(如买断工龄)和自己的原因(如农民不舍得花钱交社保)而很少购买城镇社会保险,农村的社会保险种类少、保额低,须强制农民参与社会保险。最后,在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待遇差距的基础上提高我国整体的保障水平。打破“体制内”与“体制外”,“农村”与“城市”的社会保障体制壁垒,提高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水平,确保农民留在城里变成城里人、返乡及留守农村当农民都能有保障,这是社会保障的终极目标。在城里打了一辈子工、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农民工不会因为年老找不到工作而没法留在城里,而不愿外出的农民不会因为农村经济落后找不到生计来源而被迫骨肉分离外出打工。

4.完善社会流动机制

农民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地域间的自由流动,但是身份和阶层的向上流动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急需完善农民向上流动的机制。首先,巩固传统的流动机制。一直以来农民向上流动的渠道是读书和当兵,但当前部分读书无用论的狭隘思想改变了农民对读书能改变命运的看法,当今是和平时代,部队需要有知识、有技术的新兵,没有文化的农民进了部队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为此,教育不容忽视,国家应干预当前的教育现状,加大义务教育力度,调节高校毕业生分配机制和就业岗位,给高学历人才提供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其次,引导农民寻找新的流动渠道。当前的社会是开放的、多元的社会,不同出生、学历、经历的人都能够遇到向上流动的各种机遇,农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抓住机遇。外出打工、做生意、创业使一些农民发家致富,政府应该鼓励农民通过各种正当的渠道改变自己的命运,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脱贫不能仅靠政策倾斜和政府救济。最后,打击歪门邪道。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金钱决定了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由于观念和知识的局限,有的农民为了赚钱,走上了歪门邪道、甚至犯罪的道路,如开赌场、办工厂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走私贩毒等,他们虽然在短期内获利,但

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应严厉打击利欲熏心而不择手段的行为。

五、结 语

我国仅用30年时间赶上了许多西方国家200年的城镇化历程,但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社会问题的存在和社会冲突的频发,使得整个城镇化进程处于高风险运行状态^[13]。城镇化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农民工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先富”带“后富”的进程需加快,造成农民反复贫困、“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的非良性现象不能长久持续下去。在实践探索过程中,如果发展策略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了不合理之处,必须坚决改正,中国的发展必须走一条均等的、可持续的、和谐的道路,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使得中国绝大多数人能够安居乐业。政府需要尽快做到的是:让一部分农民能够留在城里,买得起房,上得起学,很好地生存发展;让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安居乐业,发展建设新农村;最后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共同繁荣。

参 考 文 献

- [1] 杜鹏,李一男,王澎湖,等.流动人口外出对其家庭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7(1):3-9.
- [2]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7.
- [3] 陶然,周敏慧.父母外出务工与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基于安徽、江西两省调查实证分析的新发现与政策含义[J].管理世界,2012(8):68-77.
- [4] 卢海阳,钱文荣.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的影响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4(6):24-32.
- [5] 顾红霞.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社会支持的现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1):47-49.
- [6] 凤凰财经.土地制度与城市化学术论坛直播[EB/OL].(2014-12-29)[2015-10-09].http://i.ifeng.com/live_share?liveId=984&vt=5&action=0&page=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 [7] 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J].开放时代,2012(10):108-129.
- [8] 许传新.学校适应情况: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比较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0(1):76-86.
- [9] 宋健.中国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留守人口的比较研究[J].人口研究,2010(6):32-42.
- [10] LORETTO W, VICKERSTAFF S. Gender, age and flexible working in later life[J]. Work Employment & Society, 2015, 29(2): 233-249.
- [11] 高静,张应良,贺昌政.农户初始社会资本影响创业机会识别的实证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47-52.
- [12] 李培林,陈光金,张翼.社会蓝皮书: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78-293.
- [13] 李云新,杨磊.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及其成因探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6-11.

(责任编辑:刘少雷)